

摘要

西方的同志研究理論、論述對於台灣同志論述的影響甚遠，並且已經形成不可切割的內涵之一，我對此一現象產生的提問即是：這樣的關係是如何發生的？台灣同志論述是為何以及如何接收理解來自英美的研究及論述？並且這些理解詮釋的討論為台灣同志論述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從以上的提問出發進入主要研究對象，此論文將試圖處理的是台灣同志論述對於西方英美的同志/性別研究內涵的翻譯脈絡，也就是對於理論、論述與運動取徑的接收和理解方式和過程，並試圖將台灣同志論述的輪廓與轉變描繪分析出來。此處所謂的同志論述其內容包括外部的命名行為，以及內部的發生轉化。若由相關詞彙的演變為例來理解，即是包含了傳統用語的貶抑污名意涵，以及新譯詞的創新與不同想像空間。我將著重思考一直以來台灣以西方論述作為對話及反思對象所引發的論述困境，並帶出本論文所欲探究的在地生成性，即翻譯引介行為中所蘊含的內在需要及發生性的實踐。

因此在此份論文中將「文化翻譯」概念與台灣同志論述的形成賦予十分重要的關聯性，並使得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在於將一「翻譯」詞彙概念的引進所促成的論述轉化一作一脈絡性分析。我試圖透過探究「文化翻譯」在不同脈絡中的意義，並將台灣同志論述中的「翻譯」定義為「促成文化模式轉化」的行為。因此扣合著「論述總是不斷在形成中」(discourse in process)的概念，「文化翻譯」正是影響著論述形成、轉化的重要因素。故在本論文各章的分析中，我在釐清「翻譯」以及「文化翻譯」的概念之後，將之帶入分析台灣同志論述中出現的各種詞彙，藉此將同志論述的輪廓與轉變描繪分析出來；並且進而以「酷兒」一詞的翻譯詮釋為例，細緻探究新「翻譯」詞彙對於其所進入的論述語境所造成的政治性影響；其中包括因而產生的論述轉化以及文化雜糅性。

台灣同志論述形成及轉化的方式，具有透過「翻譯」引介而將理論、概念在地化的特殊性，這個「翻譯」現象的發生則是依據全球化的文化脈絡。我認為理解此一構成脈絡將有助於更全面的理解同志論述及酷兒翻譯發生的情境及歷史條件。新的理論及詞彙的翻譯引介在此份論文的呈現，並非被視為一個非自然發生的文化活動，而是具有十分政治性及在地化意味的策略。因此更細緻的探究台灣同志論述中的西方論述內涵，是如何透過引介者的差異詮釋，而引發一個內在需要的顯現？而這一內在發生的需要或焦慮，是如何藉由翻譯新詞彙、論述而獲得空間，並經由翻譯的創造性為此一內部需要帶來實踐可能？皆是本論文將逐一檢視分析、並試圖呈現研究結果的核心問題。